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35
26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三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0年6月26日

星期四上午十时半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凯泽先生
	中国	周南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米尔斯先生
	墨西哥	魏克曼先生
	尼日尔	加巴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安德雷森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安东尼·帕森斯勋爵
	美利坚合众国	范登·霍伊维尔先生
	赞比亚	穆图克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签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上午十一时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1980年5月28日巴基斯坦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3966)

主席： 按照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巴基斯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还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奈克先生（巴基斯坦）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拉拉比先生（埃及）、苏翁多先生（印度尼西亚）、阿里先生（伊拉克）、努赛贝先生（约旦）、图埃尼先生（黎巴嫩）、凯恩先生（毛里塔尼亚）、拉腊基先生（摩洛哥）、和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古巴、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塞内加尔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罗亚·科里先生（古巴）、比萨拉先生（科威特）、贾马尔先生（卡塔尔）、祖瓦维先生（沙特阿拉伯）和吉戈先生（塞内加尔）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文件：载有1980年6月24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的S/14017号文件；以及载有1980年6月24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件的S/14018号文件。

第一位发言者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比萨拉先生（科威特）：每次辩论巴勒斯坦或巴勒斯坦问题的细节时，我总是注视我的朋友特尔齐先生的脸，因为他启发我的思想；我也总是提到，由于这个十年的事态恶化，他平静的面容下隐藏许多沉默的眼泪。

主席先生，我在联合国认识你已有许多年，差不多十年了。我看到你在这一月份的杰出表现，不但我们要向你祝贺，我们还要祝贺我们自己。朋友的成绩也是他的朋友的成绩。你在这一个月份履行职责时取得的成绩使我想起北欧人作为船长的能力。我常常说我们科威特人也是善于航海的民族，我们同挪威人民有两个共同点：产油和爱海。有时候，我觉得挪威人是斯堪的纳维亚的科威特人，而我们是海湾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主席先生，我说这些话不是出于客套，而是诚恳地表示祝贺和感情。

我们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有这次辩论？几天前布卢先生在他的简短发言中认为这次辩论的目的是因为有人要在这里从事煽动、恫恫和制造仇恨。我可不同意。我有点担心，因此，我来这里，要求在今天不少于20个发言者之中第一个发言；如特尔齐大使告诉我，这将是马拉松式的发言。我要求先发言是希望能提出建设性意见。

谈到耶路撒冷就触及全世界8亿穆斯林教徒的神经、精神、心理和感情。去年我们已在世界各地看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活和复兴。这或许在世界各地带来某种好处。由于我来自科威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对我有深刻印象。这种主义在90年之中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帝国，从中国的边境一直伸展到西班牙的

海岸。原教旨主义所信奉的是神的启示。

在另一方面，最近几个月以来，在西岸天天发生事故。流血、暴力的升级和宗教热情的增加。这些同原教旨主义复兴的一般现象是分不开的。

这不但发生在穆斯林世界，也反映在这里。有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些以色列的官员来到美国征召保守的犹太人前往占领西岸。他们的宗教热情同另一种宗教热情相遭遇。因此我十分重视这次辩论，因为辩论的目的曾经是、并应该是设法限制势将发生的宗教对抗。我将详细说明这点。

第二点是我们为什么在此辩论耶路撒冷问题。我要十分诚恳地说，那些说话有影响力并能向以色列政府提意见的人应该坦率、直接了当，实实在在地告诉以色列，把贝京先生的办公室迁入东耶路撒冷不但是对伊斯兰教的耻辱，也是穆斯林世界绝不接受的侮辱。因此，另一次宗教对抗即将触发，不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抗，我担心也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抗，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好象我们又回到八、九世纪前的宗教战争。

因此，在这些情形下，有智慧和有理性的人应敦促以色列政府不但必须再作考虑并且必须确切表示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正如我所说的，何以这次辩论十分重要。我们必须限制正在左右穆斯林世界和犹太教的宗教热情，限制以色列政府行将采取的危险决定，归结起来，这个决定不但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侮辱和耻辱，也是对一种宗教的侮辱和耻辱。对宗教的侮辱所涉危险可引起狂热和不顾生死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停的灾难和战争。

用这一段引言来说明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是足足有余的。

我现在要扼要地谈谈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政策。贝京先生最爱说的话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永久、不可分割的联合首都。我要简单而十分诚实地说，这个立场同和平是完全势不两立的。不管是林伍德先生的任务——“不可能的任务”或是日内瓦会议或甚至于在天堂举行的会议，都不能为中东带来任何和平；耶路撒冷如不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就不可能有和平，因为耶路撒冷同安宁与和平是同义的。

“永久”一词意味敌对的永久存在；“不可分割”一词意味战争和耶路撒冷的不可分割性，“联合”一词意味伊斯兰圣地的分裂、穆斯林团体的分裂和解体以及巴勒斯坦宗教团体的解体。因此关于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坚决主张的所有这些形容词和词句，同和平是完全势不两立、不相容和不能接受的，只要以色列不放弃这种坚持，和平将继续是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为什么以色列坚决主张占领、并吞和扩张主义呢？这完全是因为根深蒂固地相信武力至上。在这个世纪，相信武力至上势必破坏国际法，势必毁灭政治和宗教结构。不幸的是，武力至上的信仰总是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这就是相信武力至上论者和有力量提供武力者的联盟。我要提到我们的朋友美国代表团。稍后我会再提到他们。

整个情形似乎与时代不合。往我的左边看，我看到特尔齐先生，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是耶路撒冷的子孙；我看到努赛贝大使，一位有学问的朋友，耶路撒冷的一个世家的杰出子孙。我想到他们归不得他们的故乡，而一个叫做卡亨的犹太教士，纽约市公园大道的一个冒险主义的犹太人却到耶路撒冷去，他去做什么呢？他是去策划炸毁阿克萨清真寺。如果他的策划成功，今天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了。但愿此事不曾发生。但事实上，他的这个想法是鼓吹武力至上论的一种产物。卡亨教士、黎巴嫩南部的萨德·哈达德少校和其他人，三个市长被驱逐，许多巴勒斯坦人被驱赶，这些都是武力至上论的结果，也都是武力至上论的明显例子，而武力的提供者是一个超级大国。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结构就是这个政治联盟。虽然卡亨先生这次没有成功，但是我并不认为将来就不会有其他人策划去干类似的活动。

我不用多说我们对这次辩论的期望是什么。首先，我们期望能有所成就，一清二楚地指出和平同耶路撒冷是不可分的，因此以色列的逻辑和争论是站不住脚的，换句话说，是不能接受的，是无效的。

我们对安全理事会和这次辩论的期望是什么呢？我要公正地说，对关于耶路撒冷的积极立场不予支持的人最后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我不能排除下列这种可能性，即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狂热群众游行示威烧毁某些人的房屋财产的可能性。我们期望这些人为寻求和解作出努力，因为这种涉及制裁的努力可减少出现在这地区。特别是出现在西岸的狂热的保守犹太人和在压迫和占领下的贫苦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激烈情绪。

我们到这里来，事实上不是要对任何人为难。我们也不是到这里来发起不必要的辩证。我们不是如布卢姆大使所描述的仇恨的制造者。我们在这里是抱着建设性的态度而来的。如果高涨的情绪不加以限制，则将越来越激昂，最终烈火遍野，不但是不属于穆斯林国家的财产会受到影响，整个地区都会遭到对大家不利的影响。

我们也期望安理会对以色列撤出一事采取明确的立场，因为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只要以色列继续占领耶路撒冷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并不断推行犹太人移民点的计划，关于中东的和平、谈判和国际会议的谈论都是无济于事的徒劳之举。我们不但必须切合实际，抱建设性态度，而且必须不畏艰难。以色列政府的行为十分象一条公牛在瓷器店的行为。我们不能让它这样，世界也不允许它这样。

我们此刻在联合国谈论的是全球性谈判，发展中国家和工业世界之间的经济合作。工业世界的一项要求是，我们应保证合理价格的石油和能源供应。我的论点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保证石油会不断流向任何工业国家，正如阿拉法特先生十分明智地指出，巴勒斯坦（**Palestine**）和石油（**Petroleum**）这两个部是不可分的。我可以十分公正地说，石油同巴勒斯坦土地是不可分的，不是因为我们故意作出这个联系，而完全是因为问题的本质所致。当人们无路可走时，当他们遭受压迫，每天被挨打时，为了促进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将诉诸任何办法。

我现在要提到美国代表团，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美国的用心很好，但是它的

政策却很糟。这是一个明显且令人悲痛的事实。作为一个穆斯林教徒，我不能同意七年或十年前美国的指示和当时美国的一位代表所作的发言；换言之，即不加任何说明就把耶路撒冷问题同约斯特大使或戈德堡大使发言中的内容等同起来。我们地区的人民是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点的。他们问我关于约斯特大使或者戈德堡大使说了什么，我的答复是，“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看过这个发言；有时候我似乎懂，有时候我被它弄迷糊了。但是大体上，从程序观点看来，我觉得，对这样一个宗教上的敏感问题玩弄新奇观念，对伊斯兰世界是不公平的。因此，我要实实在在地建议并忠告美国代表团或许应重新考虑这种新奇观念，以便处理而不是激起伊斯兰人的激昂情绪和热情。这个程序是人们不能理解的。即使象我们这样在联合国几十年的人也不能理解这种新奇观念，何况我们的人民，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科威特街头的群众？他们如何能接受将美国的立场同十年前所作发言加以鉴定的说法？换句话说，虽没有重申这个发言，但是提到它却是事实，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我要十分坦率诚恳地劝告美国代表团重新考虑这个新奇观念，从而消除有关美国对耶路撒冷政策的任何误解或不正确的想法。

我对美国的第二个意见是，突出伊斯兰会议关于阿富汗的各项决定的重要性是不十分公平的。当我们讨论阿富汗局势时，每个人都称赞伊斯兰会议关于阿富汗的决定。对我来说，虽然阿富汗问题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同巴勒斯坦相关的是我们的生存问题。几天前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美国参议院关于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兵一致通过的一个议案。我们支持这个公正的议案。但是，我不能接受把巴勒斯坦问题放在次要地位，而在另一方面突出并过份强调阿富汗问题，这种不平衡的对待态度对我们实在是有害的。如我以前在这里说过的，我不怕苏联坦克隆隆响。我所恐惧的是贝京先生的政策。我怕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和它的缺乏逻辑会加剧这个地区的不安全状况。我不得不使用一些坦率的形容词，

因此，我们认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阿富汗问题上站不住脚的。我们要巴

勒斯坦；我们要美国澄清它对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土地的立场。每一次我们讨论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土地时，它们的新办法是，第 242(1967)号决议对所有方面都适用。自从罗杰斯计划以来，凡是关于撤出的问题，他们一概不谈。他们的新办法是，第 242(1967)号决议对所有方面都适用。但是这是不能使我们的人民信服的，同时十分含糊。关于移民点，我们赞成拿到安全理事会来讨论。我们来到安全理事会的主要目的不是要留在原处不动，而是要继续施加政治压力。用咀总比用枪弹好。最好是我们都到联合国来，在安全理事会上把话说出来，有时候心平气和地说，有时候充满激情，但用咀总比诉诸暴力好。当我们为了举行这次辩论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却说，“不要举行吧，因为你们会影响戴维营的成就”这是错误的。我私下告诉他们，我们不是破坏别人计划的人。是谁在破坏别人的计划？不是别人，正好是贝京先生加速犹太移民点的政策。戴维营同我不相干。我对戴维营没有任何感情。或许是我错——历史将证明谁对谁错——但是我认为美国不顾它在今后在我们地区的自身利益在戴维营同以色列政策密切合作是不正当的作法。

总之，我们科威特人绝不会忘记在本世纪初我们的唯一医院是美国传教士，事实上是用美国的钱建成的。因此我们之间有过友好关系。这种友好关系不应当任由不会有任何前途的联盟来破坏。

在我的简短发言结束之前，我要补充说，我们有时候在国际会议上听到对耶路撒冷要有节制这种论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求对耶路撒冷作出节制就意味着放弃伊斯兰在这个城市的权利。我们从小在科威特长大的，从来不知道耶路撒冷在那里。但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神圣的、使人敬仰的地方，是我们精神所属的地方。我们从没想过它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研究过它的历史，因为那时候我们景况不好，学校里连课本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在伊斯兰统治之下。为了清楚起见，让我这样说吧：为了建立和平放弃伊斯兰在耶路撒冷的权利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只要对伊斯兰世界、对穆斯林世界、对伊斯兰施加压力迫使它放弃它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事实、精神存在和精神启示，就决不会有和平。

我担心的是，现阶段在我们的地区显示情绪高涨的现象——这是宗教和民族主义热情和报仇式的暴力趋势。安理会有责任促进这种情绪冷静下来，设法避免暴力，防止对抗，以免把地区外、事实上是所有地区的宗教分子或国家卷入。换句话说，如果对抗触及宗教的热烈情绪，整个伊斯兰世界就会热血沸腾起来。如我早先所说的，我不排除群众向凡是反对伊斯兰恢复耶路撒冷的统治权的人的财产作出破坏的可能性。和平的信息来自耶路撒冷，也将回到耶路撒冷。如果在耶路撒冷没有伊斯兰的最高权力、伊斯兰统治，这个地区就决不会有和平，不管人类能巧妙地设想出什么样的办法。

我们应建设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列这一点上：即如何避免基于宗教和高昂情绪的冲突。我恳切地希望不要执着于争辩和互相恶毒的攻击，因为这不但完全无济于事，还会对诉诸于这种做法的人带来挫折。

几天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代表的发言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身为被驱赶的受害者、一个到处寻找栖身之所的人，他说的话，态度谨慎、具有尊严和责任感。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对这个十分敏感问题的应有发言。把我们说成是仇恨的制造者或煽动的辩护者的那些发言不但实际下对辩论有害，我还认为对说这些话的人也有害。我要敦促大家说话要有节制，以便能产生一份文件，虽然不一定能取得一致意见，至少不至于引起分歧。

为此目的而努力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伊斯兰世界既不能接受、既不能容许也不能对耶路撒冷有分歧的意见。这对提出分歧意见的人不利，对联合国的声誉不利，对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不利的。

主席：我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这些话出自一位本组织经验丰富的人和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同伴，我深为赏识。

下一位发言者是克罗维斯·马克苏德先生阁下。他是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在第 2233 次会议上被邀请的。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我们再次在安全理事会开会，就以色列最近的侵略行动及其犹太复国主义兼并计划所造成的最新后果进行商讨，议论和采取必要的行动。这次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问题同以色列公开宣称的目标有关，即在它凭借职权单方面兼并耶路撒冷圣城的作法上，添上可以被称作“最后的几笔”。提议的根本法同以色列公开宣布的将总理办公室和以色列内阁会议室迁往东耶路撒冷的计划，正是以色列毫无妥协之意的最新信号，其实就是公开表明它决心要使耶路撒冷脱离它原有的天然、正常的民族联系，永远改变它的独一无二的普遍的精神和宗教的多元性质。

主席先生，这次的讨论会是由你主持的，你的领导和指导将为会议带来智慧和成效，这一直是你对安理会作出贡献的最本质东西。我愿借此机会对你们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我本人发出的友好邀请表示深切感谢，并对友好的贵国——挪威——就阿拉伯地区的问题在外交方面所进行的具体努力，强调我们联盟的感谢。

我们今天面对的形势正如安理会经常面对的一样，按常理观察是难以理解的。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以色列，竟然自称有权对联合国议程上要研究的问题预先下判断。我们面对的形势是，世界大家庭已一再向那个会员国郑重提出，要求以色列撤消它在耶路撒冷的非法行为、停止继续实行它的兼并耶路撒冷和宣布该城为其首都的计划，并不再采取旨在把这个机构讨论的成果占为己有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得人们思想混乱，审查和谴责已嫌不足或不充分。因此，求助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的制裁就成为有可能制止和起作用的唯一道路，并且是提高这个机构信誉的必经之路。

目前这里正在煞费苦心讨论的问题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单方面行动，它无视这个城市的人口构成、民族和文化的特征以及这个城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各个精神领域内对世界所起的作用，但我们还需要超出这些问题来看。如果这样办了，联合国同世界大家庭就能预先看到以色列会施展的扩张主义、侵略成性的兼并主义计谋。如果清楚地看到这点，联合国和世界大家庭就必然能够预先防止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在得不到制约时所不可避免产生的悲惨后果。

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行动和政策，正是以色列最基本的那部分内在思想，即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反应。犹太复国主义对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的计划早已确定并见诸于文件。以色列采取措施实现这些计划的时机，通常以它对国际上反抗的性质、程度和范围作出的估计而定。

例如，当以色列声称它于1967年“解放”耶路撒冷时，它不认为它对该城的占领是“以武力侵略获得领土”，却认为是“解放”。问题是从谁和从什么东西中“解放”出来？以色列竟然把它的征服和兼并说成是“解放”，这说明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多么严重。以色列把它对耶路撒冷的单方面兼并与“解放”等同起来，事实上是要那个谴责过它、一致拒绝承认以色列这些措施的世界改变自己的立场来服从于以色列占领当局的单方面的苛刻条件。

此外，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措施是要让这个城市分隔出来，不让它对这个世界机构负责，它企图不让耶路撒冷对各大洲许多人民对它所抱有的真诚的宗教、精神、文化和感情联系作出相应的回答。以色列不止是强迫驱逐居民，而且亵渎了圣地，将这个城市的真正特性消灭殆尽。

以色列企图以自己的孤立排外、种族主义的体制和思想来改造耶路撒冷，并通过最终将耶路撒冷的历史、民族和精神的个性破坏得残缺不全这一既成事实来压制关于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人的、是阿拉伯人的、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这种意义。

以色列企图贬低耶路撒冷的地位，不仅要把它变成殖民政策下的以色列移民点的外延部分，而且作为一个中转地点，为以色列假借所谓大耶路撒冷的名义，吞并西岸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土地起巩固的作用。

于是，这个曾作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信仰、宗教、文化相互交融汇为一体的耶路撒冷，从那一崇高的角色降为进行扩张、剥削、侵犯、殖民化和镇压的基地。因此，我们正在目睹的不仅是以色列片面肢解耶路撒冷有史以来就存在的永恒和民族

性的一面，而且也破坏了耶路撒冷在宗教和精神上应起的作用。

常常有人说，犹太人同耶路撒冷有着精神上的特殊联系，关系极为密切。这一点不假，完全合理。但是，具有犹太教信仰、属于犹太教派的人所拥有的这种宗教和精神联系，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使征服、兼并、侵略和否定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的要求合法化。事实上，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全部行径、其片面行动和兼并政策是要歪曲而不是增进犹太人同耶路撒冷关系中的宗教成分。正如我们常常说的，我们认为犹太教是我们精神遗产的一部分，是必须普遍履行的道义责任的一部分。但是以色列要把犹太教变成为排外主义的，它这样做，就腐蚀了犹太教的普遍性和它在丰富精神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将耶路撒冷单方面定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首都”是崇尚种族主义的排外主义，违反了所有宗教和精神标准必须体现的普遍同一性。因此，所说的犹太教同耶路撒冷关系密切、有精神联系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把耶路撒冷变为犹太复国主义破坏所有道义和精神责任的场所。

以色列声称，因为耶路撒冷有犹太人存在，因此以色列有权把这种存在当作提出排外主义要求的出发点。以色列有什么权利可以声称耶路撒冷有犹太人，它就应当被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独家占有呢？犹太人，不论在耶路撒冷还是在阿拉伯世界任何地区，一直都被当作和看成是具有犹太教信仰的阿拉伯人来对待的。作为一个阿拉伯人从来就不意味着不能成为一个犹太人。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正如我已说过的，犹太教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把犹太复国主义正确地说成是对犹太教的最无耻玷污。

为此原因，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人从未提出过任何先决条件，绝不认为一个阿拉伯人如果有了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他就有别于阿拉伯人。正是这一点使得阿拉伯民族主义起到了平等主义人道主义的作用，而犹太复国主义却相反，成了犹太人脱离其他民族的手段和工具。

这就是为什么耶路撒冷的命运不仅对我们的民族和精神生活，而且对我们根本的知识探讨和民族目标有着这么重要意义的原因。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提出权利要求的合法性不仅有其长期积累的历史、法律和人口构成方面的根据，而且还同样可从我们的普遍性、国际性和人道主义的这些基本本质中找到。这不是因为阿拉伯人有什么正统的地位可以提出有利的要求或我们在立场上处于自以为公正的优势，而是因为一般来说，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从一开始就对世界大家庭负有责任，对它表现在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及其决议中的制度负责。我们认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争夺耶路撒冷斗争中的关键问题，以色列排外主义的要求要将这些共同价值占为己有，其用心是要破坏一切为人类的宇宙观和义务作出努力。

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认为以色列提出的允许不同宗教的人进入耶路撒冷的神圣处所的“保证”，从其本质来说，是摆出一付屈尊俯就的架子，而我们阿拉伯人为自由进入提供的保证却是我们国家的固有基本原则。

目前召开安全理事会的直接原因是明确表达国际上对耶路撒冷的协商一致的意愿，将其公诸于世。然而这一意愿的表达和公诸于世不能理解为足以安抚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加诸于世界国家的深刻创伤。安全理事会当前最首要的任务必须是不要加剧损害而要治愈创伤。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以色列在我们的耶路撒冷日复一日进行的侵占活动。

耶路撒冷对几乎全人类来说，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唤起亲切的联想。这就是耶路撒冷无与伦比、具有深刻意义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对它的命运总有近乎一致意见的原因。

然而，必须指出，安全理事会的努力由于美国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使以色列敢于胆大妄为而受到阻挠。不错，美国在耶路撒冷的地位上立场是清楚的。但必须指出，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年，在以色列面前炫耀可以使侵占耶路撒冷合法化或承认它是“首都”这种前景的诱惑力是相当强的。为了迅速拉拢所谓犹太人的选票

而对耶路撒冷的前途出价过高，说轻一点是不可宽恕的。我要十分坦率地说，绝不给人有一点含糊其词之感，耶路撒冷不是给人争夺的对象，它的命运同它所属的阿拉伯民族的命运是分不开的。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哪怕有一丝一毫容忍以色列侵占耶路撒冷的迹象，也不值得去同它们保持关系。所以我们希望，仓促签字和赞同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所持非法立场的总统和议员候选人，不要忽视我们的正当反应对今后关系所引起的破坏性后果。况且，安抚以色列所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牺牲了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和期望，而且损害了国际协商一致和联合国的权威与合法性，这种作法不仅危及美国对该地区的全面公正的和平作出贡献的前景，并且在道义上也是错误的，从政治上来说是不明智而有害的。

我在这里要提一下，我完全知道，在美国的决策者和舆论界中比较负责的人士正在刹住一股冲向机会主义的丑恶之风。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里向大家传达一个信息：将“承认耶路撒冷为首都”一句放入任何政治纲领都是多此一举，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是种不能容忍的挑衅，理所当然地会引起所有有关各方都迫切希望避免的反应。

教皇关于耶路撒冷的讲话令人欣慰无比。他选定这时向卡特总统表达对耶路撒冷的关键地位的深切关怀，证明梵蒂冈对圣城的前途持有一贯的主张。我们希望，教皇的立场将加强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法律和道义方面的义务。教皇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全人类的内心真实渴望。

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都参加了今天开始的就耶路撒冷问题进行辩论的伊斯兰会议。伊斯兰国家卷入耶路撒冷问题触及了当前伊斯兰觉悟和同一感的神经中枢。对穆斯林世界来说，耶路撒冷不仅渗入其精神和构成，而且是巴勒斯坦的中心，各地的穆斯林都对之倍感密切和亲近。

我们要对梵蒂冈和我们在穆斯林世界的兄弟表示特别深切的感谢，他们在最近再次真诚地确认对耶路撒冷承担的允诺。

欧洲国家首脑在威尼斯举行的会议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他们抓住了中东危机的核心问题。他们投入的努力和他们的主张不仅是有益、和建设性的，而且有助于驱散戴维营协定所放出的虚假乐观空气。这将无疑对加强国际上对以色列侵犯耶路撒冷的反抗作出贡献。

至于我们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朋友以及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我们要说，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支援是我们共同斗争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或许那两位戴维营协议的伙伴现在已认识到在耶路撒冷存亡攸关的不仅是巴勒斯坦内一个被占领城市的命运问题，而且还有犹太复国主义企图羞辱进行和解的国家的问题，要避免这种羞辱只有一个办法，即我们的埃及同阿拉伯国家重新取得一致意见，美国重返国际协商一致的怀抱。

耶路撒冷可以重新得到我们这个机构的信任。这点是可以做到的。

主席：谢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罗亚·科里先生（古巴）：主席先生，谢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给我机会参加这一次的重要辩论。同时，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荣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一职。我确信以你负有盛誉的外交才能，你将使目前的讨论得到完满的结果。

从古巴以及所有其他不结盟国家来看——我荣幸地代表联合国的不结盟国家集团——耶路撒冷问题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和在中东实现全面公正持久的和平是绝然不可分开的。

正如我们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哈瓦那宣言中确认的，巴勒斯坦问题

“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所在，并且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主要原因”，（A/34/542附件中文第129页）耶路撒冷城

“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的一部分。……必须全面和无条件撤离并（使该城）重归阿拉伯主权”。（同上）

不结盟国家认为：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领土自占领以来采取的所有措施和行动，诸如建造工程、各种修改、为改变这些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自然、地理、社会和人口特征而施行的变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同上，第130页）

梅纳希姆·贝京总理决定尽快将其办公处所、内阁会议室和各委员会会议室迁往东耶路撒冷，并安排以色列的几个部搬入正在该城谢赫耶拿地区兴建的三幢建筑。这一决定破坏了联合国规定的耶路撒冷所具有的法律地位，企图在一块以武力取得的土地上长期居留下去，这种作法是不能容许的。

以色列国的这种扩张愿望不是什么新东西。1948年8月2日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戴维·本·古里安竟恬不知耻地正式宣布：“鉴于耶路撒冷地区已在以色列军队手中，并鉴于军队有责任确保公共安全、法律和秩序，以色列国的法律将适用于此被占领的领土”——请注意，他承认这是块被占领的领土。1967年6月7日臭名昭著的摩西·达扬说：“以色列国防军解放了耶路撒冷。我们重新统一了这个被分裂的城市。我们回到了这个最神圣的地方，再也不离开它了。

一个律师可以说，如果你自己已供认就无需别的证据了。按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耶路撒冷曾经是，而且应当是，国际体制下的单独实体，现在却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侵略和占领的犯罪实体。

这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解放”，把一个地方的真正公民变成了奴仆，把他们赶出自己的家园，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不顾国际社会的明确意愿和有益于这个城市作为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圣地的这种普遍性，确认了1948年的这些专断行动。

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把耶路撒冷据为己有的所谓权利是以两项荒谬的理由为根据的，一个是历史上的，一个是法律上的。它的代表辩称，撒路撒冷在历史上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以色列是过去的犹太复国的继承者。

只要作一简短分析就可说明这种说法毫无历史或法律根据。

首先，建立耶路撒冷的是迦南人而不是犹太人。犹太王国是大卫在公元前1,000年前建立的，首都设在耶路撒冷，延续了73年后分裂成为两个互相争夺的敌对王国，即以萨马利亚·锡姆为首都的以色列王国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朱迪亚王国。以色列王国于公元前721年被亚述人所消灭，朱迪亚王国则于公元前587年被巴比伦人摧毁。

在耶路撒冷西部被非法占领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以前的2,000多年来，在巴勒斯坦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政权。不管怎么说，耶路撒冷在1948年分裂为以色列和约旦两部分以前，经过多次易手，它从哲布斯手中换到了闪族即犹太人手中，以后又转归巴比伦人、亚述人、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手中。与此同时，迦南人的后裔巴勒斯坦人在这25个世纪中，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留在耶路撒冷。

由上可见，如果说耶路撒冷是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首都这种主张完全没有理由，那么从法律观点来看，这种主张就更站不住脚了。一个在1948年由联合国决议建立的国家怎能自称它是25或30个世纪以前存在的圣经上所指的犹太君主国的继承人呢？从国际法的精确含意来说是不允许存在这种离奇幻想的，只有科学幻想小说写的才是外层空间的虚无缥缈，而不是无可辩驳的世上的真人真事。

我们不要上当。实际情况是，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占领者以色列，正在不惜一切代价地一意孤行，要我们面对它按照自己的理想和难以容忍的模式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建成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耶路撒冷这一既成事实。

谁要是不同意这种粗暴歪曲联合国通过的原则和国际准则的作法，谁就必然会被某些人斥为“反犹、疯狂和不可容忍的”，这些人想让世界相信“犹太人的”同“犹太复国主义的”是同一含意，他们企图利用每个正直的人对遭受几世纪来历史

上最黑暗势力宰割的民族所寄于的同情，以便对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进行一样会遭到指摘的行为。

以色列政府违反了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法律地位的决议。从1948年到1950年，它占领和兼并了大部分新城，1967年又占领兼并了旧城；它迫使100,000多巴勒斯坦人沦落为难民，改变了耶路撒冷的人口构成；它有计划地违反原著居民的人权；它摧毁或破坏了具有历史和宗教意义的回教教址，如马哈拉比地区和阿克萨清真寺，现在它正打算将总部永远迁往该处以巩固它的征服占领。

从国际法来看，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处的地位是一个军事占领者的地位。因此上述的一切行动，按照1949年第四项日内瓦公约，都是非法的。

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申明如下：

“……在耶路撒冷恢复阿拉伯主权，是建立持久和平不可缺少的条件。必须强制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耶路撒冷和其它圣地的决议。”（同上，第126段）

同样，会议

“……呼吁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对正式或暗示承认耶路撒冷城是以色列首都的国家采取强硬措施，包括断绝外交和经济关系。”（同上）

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敢于这样对抗坚持只是因为它得到了一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美利坚合众国——无条件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支持。甚至这个国家的九个西方盟国最近在威尼斯开会时都宣布，它们不接受任何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片面倡议。现在，重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讲话。

世界公众舆论在期待着安理会的决定。

主席：谢谢古巴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曼苏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给我机会在安理会发言。

首先，我要祝贺主席先生荣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两国之间悠久的友好关系以及你本人具有的丰富经验和高度才能使我们确信你将干练地领导安理会的工作。

同时，我也要向安理会前任主席尼日尔大使乌马鲁致以应有的敬意，他干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上个月的工作。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要讨论一个紧急重大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占领阿拉伯领土的政策和活动的问题。实际上，安全理事会现在讨论的问题就是以色列政府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表现在它企图改变圣城的实际面貌、人口组成、体制结构和地位。本次会议是为响应1980年5月17日至21日在伊斯兰堡举行的第十一届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表达的全世界9亿穆斯林的忧虑和关切而召开的。该外长会议要求安全理事会立即开会“审查由于以色列当局最近决定吞并耶路撒冷圣城并宣布该城为以色列首都而引起的危急情况”。

外长会议又呼吁安全理事会，假使以色列违抗，则应对该国施加《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制裁。

以色列当局自从1967年占领耶路撒冷以来，即不断企图实施其计划，淹没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性质，并一贯蔑视联合国有关这方面的所有决议。联合国的不同机关对以色列的这些企图都曾表示痛惜、谴责或指责。

大家都知道，联合国就耶路撒冷所属问题通过了很多的决议。必须指出，1967年7月大会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第2253(ES-V)号和第2254(ES-V)号决议作出宣告，以色列改变耶路撒冷地位所采一切措施概属无效并促请以色列废止这一切已经采取的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变更圣城地位的行动。安全理事会也审理了本问题，并且通过了第242(1967)号、252(1968)号、267(1969)号、

271(1969)号、298(1971)号、446(1979)号和465(1980)号等决议。所有上述决议都肯定了不得以武力征服来吞并领土的原则，并宣布以色列改变圣城地位所采取的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包括没收土地财产、迁徙人口和旨在兼并占领部分的立法概属无效。

我现在要谈到欧洲共同体在1980年6月14日威尼斯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其中说明欧洲共同体将不接受任何企图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倡议。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就该声明中有关耶路撒冷圣城未来地位的段落加以评论。我国政府认为，该段并未提到关于耶路撒冷的一些基本事实：首先，耶路撒冷是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因此其人民应享有自决权。其次，该段一方面没有提到以色列必须撤出占领军队，另一方面又未提到联合国有关耶路撒冷的各项基本决议，这样略而不提可能暗示欧洲共同体采取的立场同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关决议是矛盾的。

我愿提请安理会注意美国对耶路撒冷问题的立场。1967年7月14日美国代表戈德堡大使在大会上宣称，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应由单方作出决定。1969年7月1日约斯特大使在安全理事会上重申美国此项立场说：

“美国认为，在1967年6月战争中耶路撒冷落入以色列控制的那部分，和以色列所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都属被占领领土，因此应依照国际法有关占领国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来处理。这些对以色列正如对其他任何占领者同样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条款，规定占领者……没有权利改变其法律和行政措施，……”（S/PV.1483,第97段，第12页）

最近，卡特总统在3月3日的讲话中据新闻报道说：

“我们坚信耶路撒冷应保持完整”。

卡特总统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说：

“我们同意戴维营协议中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段。该段要求保持完整的耶

路撒冷，我们仍然相信应该如此。”

最近以色列在国会提案讨论一项法案，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个行动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规定以色列作为占领国应负的责任，也违反了一切国际法的规则。以色列当局继续违抗国际法的规则和全世界的愿望，最近宣布该国政府正把北京的办公室、政府会议室和一些其他以色列机构搬到东耶路撒冷。这个举动是对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彻底蔑视。

人们要问，以色列当局怎么能够如此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旨和愿望。他们无疑是指望美国会支持他们的非法占领。事实上，美国总统近在6月1日的一次电视访问上公开宣称：

“我们享有否决权，必要时我们可以行使否决权来避免戴维营进程受到破坏，而且我在必要时会毫不迟疑地加以使用。”

但是，美国政府官员这种自相矛盾的声明显示美国对耶路撒冷的立场也许早已产生了基本的变化。这是否表示美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政府在总统大选年已经成为犹太复杂主义运动的意图的抵押品了呢？叙利亚对于帝国主义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勾结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事是很清楚的。

最后，圣城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以和平之城享名于世的。但是，在以色列占领下圣城还有什么和平呢？该城人民过去13年来生活在占领下，和平已黯然失色。数世纪以来在阿拉伯统治下所享有的自由已不复存在。无疑地，把圣城从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是一切阿拉伯人也是全世界所有各种宗教信仰者所最关心的事情。一切信仰者都具有帮助解放圣城的神圣职责。人们一再重申，无可置疑，唯有满足两项基本因素，才能实现中东和平：首先，以色列军队必须撤出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其次，巴勒斯坦人民应能行使他们的不可剥夺权利，其中包括自决和自主的权利以及在他们的家园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权利。

最后，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把握时机，肩负起它的职责，采取行动，寻

找办法来响应全世界所有信徒的意愿，并根据这一意愿全体一致投票，以便迫使以色列遵守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圣城的所有决议。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我觉得同马克苏德先生争辩达不到什么目的。马克苏德先生看待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态度可从他今天在安理会透露的一个基本概念见其一斑。他说阿拉伯人一向认为，同阿拉伯人共一天地的犹太人乃是信仰犹太教的阿拉伯人。这就是马克苏德先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人对犹太人所能容忍的极限了。在他们排他主义的世界观里，别人是没有自决权的。

这就是马克苏德先生对犹太人的自决权和国家独立和自主权利的看法。应当记得，马克苏德先生在这里表达的是新的阿拉伯联盟成员国的看法，因此，它突出了阿拉伯敌视以色列的根源，即不但不愿承认犹太国家，连犹太人民的存在也不愿承认。

比萨拉大使辩术之高超令我惊叹。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尽管他讲得表面上冠冕堂皇，却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煽动表现，甚至我要说是一种狂热的表现。这位自封的南方海盗跑到安理会上警告我们说，将有一场伊斯兰教反对犹太教的宗教战争。这是煽动性的讲话，虽然比萨拉先生警告我们那种可能性。除此之外，比萨拉大使公然以使用阿拉伯石油武器来威胁安理会并进而威胁整个国际社会。因为他是一个主要石油生产国的代表，安理会成员应注意到以如此公然的方式首度在安理会上提出的这种石油勒索的作法。

比萨拉大使还谈到了强权与公理的问题。把犹太人民和以色列国说成是宁要强权不要公理，这种说法，我们为了给比萨拉大使留面子就只说它是可笑吧！一个全球最小的国家之一、独立那天起就不断受到邻国施加灭亡威胁而且在立国之日受到四邻蹂躏的国家却被指控为宁要强权不要公理。而作出这个指控的又是谁呢？这个

人代表了一个国家集团，这个国家集团直到今天还不甘心于我国的存在；这个国家集团为了灭亡我国的特别目的，搞出一个叫做巴解的恐怖组织；这个国家集团的领土比我国领土大过500倍；这个国家集团的财富比我国多得无法估计；这个国家集团的联合军力不但远胜过以色列甚至还强过北约组织；这个国家集团掌握了全世界幸福所系的大量石油；这个国家集团的人口多过我国数十倍。这么说来，到底是谁代表了强权，谁代表了真理？

顺便提起，比萨拉大使所代表的国家迄今还拒不接受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我一直在等待他宣布他的国家已经准备接受该决议，可是到如今还毫无表示。

比萨拉大使作为理性和中庸的发言人到安理会上来，但是他的发言使聆听者一扫疑云，使大家认清他是煽动和仇恨、勒索和恫吓的发言人。他因此帮助我们澄清了这场辩论背后的真正动机，为此，我请主席先生容许我向他表示真心感谢。

主席：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已经对马克苏德先生阁下发邀请，他要求进一步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就座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我们立场十分明确地说，我们的历史和目前的政治承诺都一贯认为，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不会也不必然表示他不能同时是阿拉伯人又是犹太人。我要强调这一点，因为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并未失去他作为阿拉伯人的资格。在这个程度上，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容忍”的行为，因为“容忍”一词意味着以恩人自居的态度，而我们并没有以这种态度对待阿拉伯籍的犹太人。假使犹太人愿意的话，他具有同时作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认为一个犹太人只要他正好是阿拉伯国家的公民的话，就不必然表示他不再是阿拉伯人的原因。这就跟“犹太国”概念的真正定义截然不同，犹太国的概念认为，以色列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而这个犹太国从定义上即不能让非犹太人根据回归法享有公民权利。

而且，布卢姆先生说，这就是我们能忍受的限度；但是我们公开而十分明确地说，阿拉伯人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进行歧视。我们知道，象世界上所有社会一样，阿拉伯国家里也许有一些歧视的事例。但是，歧视对我们来说是个问题，就象对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是社会经济错乱造成的后果；歧视对以色列来说，就象对南非一样，却是它的体制和政策。

当人们问起关于不愿意给予犹太人自决权利的问题时，我们就有一个不变的、完全是哲学性质的问题要请教：哪些犹太人要求自决权利？这个自决权利是否应由世界各地所有的犹太人行使，不论他们在其国家法律上和政治上所具有的实际公民身份？这项权利岂不损害了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印度人或阿拉伯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亲密感？这项权利岂不是违背了他们已经理智地、有意识地选择作为某一国家的公民这个事实？这样故意地说应该还存在着一项建立和属于完全是犹太人国家的自决权利，岂不是破坏和削弱了对本国的归属感？

这些严重的事情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意图使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公民的犹太人失去其公民权，并剥夺他们作为他们本国公民的自决权利。这就是我们的哲学立场、我们的民族和政治立场。

下午 12 时 50 分散会